

□莫言

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，徐怀中老师是首任主任，我是首届学员。我们是干部专修班，学制两年。今年三月初，文学系邀请怀怀老师去讲课，因老人家年近九秩，怕他太累，便让我与朱向前学兄陪讲。讲座上，我忆起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给我们讲课的事，虽寥寥数语，但引发了怀师师的很大感慨，于是，我就写下这篇文章，回忆往事，以防遗忘。

吴先生为我们讲课，应该是在1984年的冬季，前后讲了十几次。他目光炯炯，有两个明显的眼袋，声音洪亮，略有戏腔，一看就知道是讲台上的老将。他的课应该是非常精彩的，他为我们讲课显然也是十分用心的，但由于我们当时都发了疯似的干劲儿写作，来听他讲课的人便日渐减少。最惨的一次，偌大的阶梯教室里，只有五个人。

吴先生讲庄子《秋水》篇那一课，就是只来了五个人那一课。那天好像还下着雪——我愿意在我的回忆中有吴先生摘下帽子抽打身上的雪花的情景。我们的阶梯教室的门正对着长长的走廊，门是两扇关不严但声响很大的弹簧门。吴先生进来后，那门就在弹簧的作用下“哐当”一声关上了。我们的阶梯教室有

马的眼镜

一百多个座位，五个听课人分散开，确实很不好看。因为我坐在第七排最南边的座位上，侧面便可见到窗外的风景，那天下雪的印象多半由此而来。我记得我不好意思看吴先生的脸，同学们不上课造成的尴尬却要我们几个来上课的承受，这有点不公平，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。

虽然只有五个人听讲，但吴先生那一课却讲得格外地昂扬，好像他是赌着气讲。先生朗声诵读，抑扬顿挫，双目烁烁，扫射着台下我们五个可怜虫，使我们感到自己就是目光短浅不可以语于海的井蛙、不可以语于冰的夏虫，而他就是虽万川归之而不盈、尾闾泄之而不虚，却自以为很渺小的北海。

讲完了课，先生给我们深深鞠了一躬，收拾好讲稿，穿戴好衣帽，走了。随着弹簧门“咣当”一声巨响，我感到这老先生既可敬又可可怜，而我自己，则是又可悲又可耻。

因为当时我们手头都没有庄子的书，系里的干事便让我将《秋水》《马蹄》这两篇文章及注解刻蜡纸油印，发给每人一份。刻蜡纸时我故意地将《马蹄》篇中“夫加之以衡扼，齐之以月题”中“月题”的注释刻成“马的眼镜”，其意大概

是想借此引逗同学发笑吧，或者也是借此发泄让我刻板油印的不满。我没想到吴先生还会去看这油印的材料，但他看了。他在下一课讲完时说：“月题”，是马辔头上状如月牙，遮挡在马额头上的佩饰，不是马的眼镜。然后他又说——我感到他的目光盯着我说——“给马戴上眼镜，真是天才！”——我感到脸上发烧，也有点无地自容了。

毕业十几年后，有一次在北大西门外遇到了吴先生，他似乎老了许多，但目光依然锐利。我说：吴先生，我是军艺文学系毕业的莫言，我听过您的课。

他说：噢。
我说：我听您讲庄子的《秋水》《马蹄》，很受启发，写了一篇小说，题目叫《秋水》，写了一篇散文，题目叫《马蹄》。

他说：噢。
我说：我曾在刻蜡纸时，故意把“月题”解释成“马的眼镜”，这事您还记得吗？

此时，正有一少妇牵着一只小狗从旁边经过，那小狗身上穿着一件鲜艳的毛线衣。吴先生突然响亮地说：

“狗穿毛衣寻常事，马戴眼镜又何妨？”

(摘自《文汇报》，有删节)

一生一世就足够

□毛尖

跟楼下的保安小哥聊天，他说新搬来的一楼人家很有钱，三生三世也用不完，看我反应不强烈，他强调了一遍，三、生、三、世。然后，他用剧情片的目光看着手里的一杯茶，跟看桃花似的，我意识到，我得刷一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了。

网络剧《三生三世》登场的时候，因为同名小说深陷抄袭争议，遭遇了各种抵制。但很快，地铁里的手机开始播放“四海八荒”，微信圈里出现“四生四世”“千里桃花”这些衍生词，我知道这部点播高达三百亿次的网剧接近“现象级”了。

作为一部仙侠剧，《三生三世》的仙和侠主要靠服装表现，整个剧虽然也设置了各路仙魔，可不管是仙是魔，都被爱情掐着七寸，男女主角如此，男配角如此，主角配角的上一代下一代也都如此，因此网上乱嚷嚷的我们也可能拥有自己的《权力的游戏》，小矮人提利昂的一个眼神就可以把他们打回去。

简单地说，《三生三世》就是赵又廷和杨幂不断更换IP账号的三场恋爱，而让他们三生三世爱情如此吸粉的原因就一个，两人都是顶级配置，颜值四海最高，地位八荒无敌，一个是天胄，一个是帝女，这样尽管他们智商飘忽地成了官斗牺牲品，但等到他们版本升级回来碾压主机娘时，网上飞出一千万个弹幕“爽”。这个，就是网络剧的必杀技，叫“爽点”。

如果这一刻爽到了你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是“大”时代的一分子。这么说吧，三生三世是一个“大”数据，大大小小仙人挂在嘴里的“两万年”“七万年”是一个“大”数据，就像剧中领冠众神的天君是个超级大泡沫，老头菜鸟造型，智商全场最低，遇到问题便找帝君，帝君不在就犯错误，从来神仙千里眼，但是天君就是个罪魁老男人。神仙好，可神仙逻辑却是个腐朽大公式，度量衡用“年”代替“日”，用“国”代替“村”，感情上也一样，以大制小，正出压庶出，正室压侧室，白浅碾压玄女碾压素锦，虽然都是情网恢恢坏女受罚的故事，但网络剧的核心是，最后进入十里桃林的爱情人口，必须是大时代的大员，女主白浅男主夜华，庇佑他们一路桃花的，是他们的豪华出身和豪华装备，这个，才是网络剧的“元神”。

网剧常常和网游相伴相生，没有耐力走不到游戏终场，白浅血洗大紫明宫都爽到过我们，但仔细想想，白浅维护的，不过是网络时代的势利，版本越高越有活路。

当然，作为一个现象级网剧，《三生三世》有它不能被数据逻辑涵括的好，尤其前面几集，昆仑虚出现新人，师父公然宠十七，整个师门没有一点点勾心斗角，清新到耽美；还有白真和折颜，耽美到自然，风调雨顺的神仙关系，刹那间有过那么点仙气。

可惜，像所有的网剧一样，58集的长度拖垮了最初的桃花，换句话说，原本，一生一世就足够。
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□王学泰

清明节的变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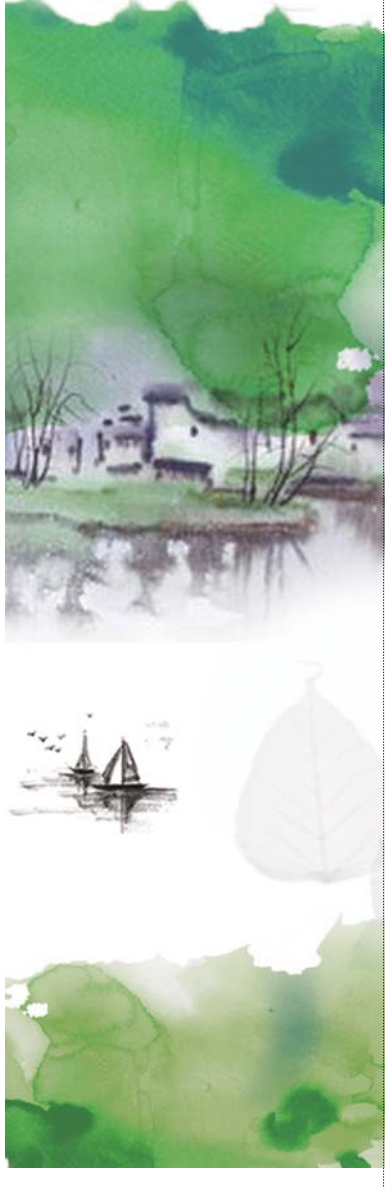
就不可能有扫墓祭祀之事。清初博学的毛奇龄在《辨定祭礼通俗谱》卷二《清明日、霜降日行墓祭礼》中指出，到墓上祭祀亡灵的习俗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。

战国以来，祭祀亡灵，春季在寒食节。寒食节定在冬至后一百零五日，在清明节前一二日。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把寒食节这个民间祭扫的习俗“著为令”，成为公共祭扫日，公务人员还给假，以便出城上坟。寒食节与清明节相差一两天，习俗又有相近之处，逐渐混淆，到了晚唐五代也就有人在清明祭扫了。宋代清明祭扫遂成风俗，流传至今，清明与扫墓简直是密不可分。

宋代中叶以后，经济文化逐渐南移。形诸诗文的清明祭扫活动以写在南方者为多，而南方此时，桃李花期已过，苦多风雨，再加上祭扫活动就会给人以凄凉之感。晚唐杜牧那首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本来只是写春雨之中路人的感受，与祭扫无关，但后人读此诗，那凄迷的境界，淡淡哀愁总会把它与清明时节对逝者的怀念联系起来。杜牧这首小诗影响极大，几乎为以后诗人歌咏清明节定了格。

特别经典的一首是南宋吴文英怀念离去姬人的《风入松》：“听风听雨过清明，愁草瘞花铭。楼前绿暗分携路，一丝柳、一寸柔情。料峭春寒中酒，交加晓梦啼莺。”(上阕)不仅怀念离人，更哀叹转瞬即逝的春华，词人把残花落蕊收集起来埋掉，还写篇墓铭，名之曰《瘞花铭》，以志悼念。大约《红楼梦》写林黛玉葬花就受到吴文英启发罢！很少再有人问一下这个节气为什么叫清明了。

(摘自“名家读书笔记”之《写在历史的边上》，有删节)



□刘荒田

新式“中庸”

孔夫子以“中庸之道”治国人“走极端”的痼疾。考察历史，不能不承认这药开对了；但从另一方面看，一代代中国人“极端”照走，愈演愈烈。好在我们的机警与时俱进，把治“过”和“不及”的中庸之药，吃得出神入化。

以下例子，是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。他曾经遵从某“移民顾问”的指导，申请以劳工身份到美国中部一个火鸡养殖场当屠宰工，据说年收入高达50万人民币。他交了近10万元报名费以后，从国内打电话到旧金山找我，托我给已进入火鸡场的同乡打电话了解，我照办了。实情只掌握一点，那就是，这是季节工，一年只忙感恩节前至圣诞节那一两个月，不可能办理长期居留。我对友人说，这可能是骗局，你得小

心。料不到友人信心满满地说：“我从交费时就算定，它不大靠谱，尽管协议载明‘如果签证失败，费用全部退回’，但也许猜不到，我为什么有冒险的勇气？是因为报名的人多，我亲眼看到，主办方举办报告会，听众把大厅挤爆了，狂热者成千上万，为了抢先交费，差点打破头。”我纳闷地问：“上当的人多，骗子多赚，这道理谁不懂。可是，你就为这自投罗网吗？”

友人说：“诀窍在这里：人一多，骗子就会放长线，不急于卷款潜逃。尤其是开头，他们非要办得像模像样，我只要把握时机，赶上早班车，接下来，万分机警，一看到什么不对头，立刻抽身，要求退款。他们为了骗后面的大多数，不会把事闹大，肯定退款，我不会受损失。”

这种惊险有余的自我保护法，在频频发生的非法集资案中十分流行。人家付高得离谱的利息，是为了骗“后头”大部队的。“前头的”投资者，被骗子包装为“高回报”的受益者，至少在初期尝到甜头；关键在于何时抽身——太早，油水捞不够；晚了，血本无归。其实，受骗的群体参与的是“击鼓传花”，是否中招，就看被所有人传递的“花”，落在谁手里，鼓声停下来。

行事取中庸，既不能过分，也不能不到位，分寸恰到好处。这一古训，在以“投机”为标签的全新环境中，也得到贯彻，“玩”得漂亮，获得经济效益，了不起！这一新式“中庸”，也算是黑色幽默了。但是，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